

找芬兰外长给予支持,租俄罗斯私人列车,用 10 昼夜横跨亚欧大陆来看上海世博会

从赫尔辛基到上海,芬兰师生观博专列“十日谈”

□晨报世博记者 钟子娟

5月23日清晨,丝丝凉风带着雨后的清新,从北京开出的D321次动车驶抵上海站,一群金发碧眼的年轻人走出车厢,面容疲倦却难掩兴奋。简单清点人数之后,他们抱着大包小包,浩浩荡荡地出了站。他们,是芬兰阿尔托大学的百名师生。上海,是他们横跨亚欧之旅的终点站。在此之前,除了在俄罗斯

首都莫斯科、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,以及北京作短暂停留外,他们差不多是在火车上度过了10个昼夜,行程超过一万公里。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到上海参观2010年世博会。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到上海,这段漫长的火车之旅被师生们命名为“火车上的阿尔托”。22日,记者在北京加入了他们的行列,体验了从北京到上海这一段最后的旅程。

缘起

一定要看世博会,方式一定要独特

“我们5月14日从赫尔辛基出发,乘坐‘托尔斯泰号’列车到莫斯科,然后在莫斯科转乘一列俄罗斯私人列车,前往中国。”在北京开往上海的动车上,活动的主要负责人、阿尔托大学计算机系本科生米可·艾科拉接受了记者专访,“列车经由基洛夫、叶卡捷琳堡、新西伯利亚、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,于北京时间21日早上抵达中国边境。随后,我们在中国边境城市、内蒙古的二连浩特换乘两辆旅游大巴,经高速公路于22日早上6点半到达北京。”

从北京到上海,是这段长途旅行的尾声。当米可终于把一切事务安排妥当,坐在餐车里接受采访时,已过次日零点。他强打精神告诉记者,“火车上的阿尔托”这一整件事情缘于自己一年前的中国之行。

去年,米可作为阿尔托大学学生会主席团成员,到北京清华大学和上海同济大学进行交流。在与中国学生交流期间,他第一次听说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。“去年在上海

时,我就看到这座城市已经在为一年后的世博会做着各种准备。当我得知这将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世博会时,我立刻就决定了,明年要来上海看世博会。”谈起这趟“疯狂”旅行的缘起时,米可没有预想中的激动,反倒显出与文弱外表不大相称的老练,像个“小大人”。

要看世博会的决定作出后,米便可开始琢磨着要找个最独特的方式去上海。“一个朋友对我说,为什么不坐火车去呢?”从赫尔辛基坐火车到上海,需要横跨整个亚欧大陆,花费一个多星期时间,行程上万公里。对于一个在校大学生来说,这像是天方夜谭。不过,米可真的被这个建议打动了,开始认真考虑如何使之变为现实。

随后,米可在朋友圈、学生会、学生创业协会等多个场合提起这项计划。没想到,响应者众,许多人一听到这一想法就要求加入,要一起组团去上海。就这样,米可成功组建起一支15人的核心团队,“火车上的阿尔托”有了雏形。



□在火车旁兴奋地拍照

组团

自己公关拉赞助,外长写信来鼓励

不过,挑战这才刚刚开始。此时已是2009年11月,距离上海世博会开幕只有不到半年时间,“火车上的阿尔托”项目组所拥有的经费总额还为零。

“第一次与俄罗斯铁路公司的人接触时,对方根本不相信一帮穷学生可以办成这事儿。”米可说,由于想把预算控制在普通学生可以承受的范围,找到一列肯载他们去中国的火车成了最困难的部分。直到5月初,离预定出发时间只剩两个星期的时候,俄罗斯铁路公司才答应租给他们一列私人列车,作为阿尔托大学师生的专列,从莫斯科开到中国边境。“你们最后用什么办法搞定了这辆专列?”听到记者这个提问时,米可露出很老练的笑容:“给钱呗!”

不过,虽然现在说得很轻松,但这笔钱对于尚未工作的大学生来说,绝对不是“小菜一碟”。米可说,这项活动总预算为25万欧元,其中

办签证需要4万欧元,路费、食宿费等加在一起有21万欧元。

为了解决经费问题,学生们组成了一个“公关小组”,专门负责拉赞助。“我们为‘火车上的阿尔托’创建网站、印刷宣传册、写策划书,然后撒网出去,寻找潜在的赞助公司。”

米可介绍说,为了扩大活动影响,学生们还找到芬兰外交部长亚历山大·斯图布,邀请他成为活动的官方支持者。“他答应了我们的请求,并为我们写了一封鼓励信。事实证明,外交部长的支持对我们找赞助商帮助不小。最后,我们获得了15家企业的赞助,其中包括诺基亚、通力电梯、麦肯锡等世界知名企业。”

米可颇为得意地告诉记者,如果没有这些赞助商的话,每个人需要支付至少2000欧元的旅行费用。而现在,通过“公关小组”的努力,这个数额被降至1000欧元,“这是绝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价格”。

来的都是“建设者”,不能只做观光客

随着项目逐渐推进,越来越多的人对米可的计划表现出兴趣。很多人从学生会的群发邮件里得知了“火车上的阿尔托”,与米可同属一个学院的研究生克茜·劳里斯图就是其中之一。

克茜告诉记者,最初在电子邮件里看到这个活动的介绍时,她觉得简直不可思议。不过,5分钟后她就报名参加了。“我想去中国看看,我还从没有去过亚洲。如果能坐火车去中国,肯定会是一次终生难忘的经历。”在清华大学的林荫道上,克茜讲述了自己参加“火车上的阿尔托”的原因,并好奇地问记者:“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有多少年历史了?”

为吸纳克茜这样的爱好者加入活动,米可与核心团队决定开展一项较为正式的招募工作。“招募工作从3月初持续到4月份,我们希望每一个新加入进来的人都能担起项目的某一部分责任,而不只是作

为‘观光客’。因此,申请者必须告诉我们,为什么想参加这项活动,以及能为团队带来什么。”米可的重要搭档、来自生物信息技术系的萨拉·希科说,报名十分火爆,原计划招募80人,结果有130人提出申请。“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有机会参加,于是扩大了名额。后来,一部分同学由于另有计划未能成行。所以,最后就形成了现在的100人团队。其中绝大部分是阿尔托大学的学生,还有少数成员来自赫尔辛基大学和芬兰其他高校。此外,还有约10人是阿尔托大学的教员。”

正如核心团队所期待的那样,每个新成员都在团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,成为团队的“建设者”。安娜·博格负责在火车上拍纪录片,蒂莫·艾达赫负责充当摄影师,亚斯图·塔卡拉为活动编写杂志……一群年轻人,怀揣着对遥远中国的向往和对上海世博会的期待,聚到了一起。

除了小组讨论,师生们还在火车上看电影、练瑜伽、玩健身



□芬兰师生在火车上开会

与世隔绝真美妙,车上活动很丰富

赫尔辛基时间5月14日18时23分,“火车上的阿尔托”正式启程。师生们乘坐“托尔斯泰号”列车于次日清晨到达莫斯科。短暂休整之后,他们登上俄罗斯铁路公司提供的一列私人列车,于莫斯科时间中午12时50分出发,开往万里之外的中国。

从莫斯科到中国边境的旅程,是“火车上的阿尔托”带给师生们最独特的一段时光。这列私人列车是典型的欧式风格,由一

节火车头、五节卧铺车、一节餐车、一节会议用车和一节浴室用车组成,车组人员全部是俄罗斯人,其中只有一两人会说简单的英语。“我们只能用肢体语言跟他们交流,但相处得非常愉快。”萨拉笑着回忆说。

核心成员之一桑德瑞·艾维瑞则用了“与世隔绝的美妙时光”来形容这段旅程。“在火车上,我们的电脑几乎不能上网,手机也只能在接近一些城镇的时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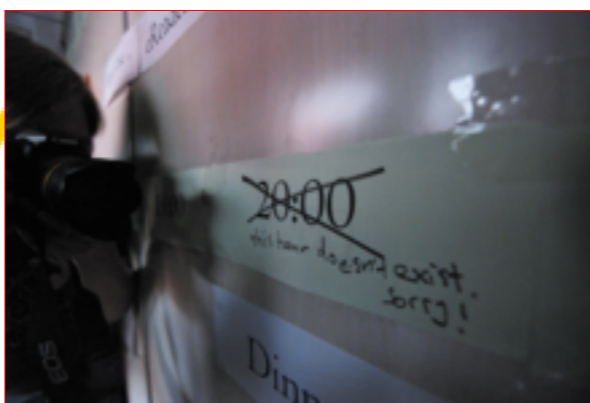
考试带到火车上,还开一个汉语班

作为活动的核心成员,桑德瑞负责在火车上发起一个研讨兴趣小组,每天早上聚在一起讨论问题。“每次大概10至15人,我们有时在餐厅里聚会,有时干脆就在某人的车厢房间里。讨论的问题五花八门,比如大学校园里是否可以喝酒等,但讨论的目的不是要找出一个标准答案。”

桑德瑞表示,活动开展得不错,交流不仅激发了大家的思维,还增进了同学间的情谊。除了小组讨论,师生们还在火车上看电影、练瑜伽、玩健身

游戏……喜欢音乐的几名学生会临时组建一支乐队,每天在火车上为大家现场表演。此外,火车上还有一个汉语班,赶在抵达中国之前,教大家说一些简单的汉语。

有意思的是,由于师生们出发时阿尔托大学还有部分课程尚未结束,学生们就向老师申请,在火车上考试。考试由三年级学生欧拉·赫尔卡莫主持,每次考试与学校里的考试同步进行。不同的是,当火车在俄罗斯境内行驶时,考试时间就使用莫斯科时间;当



□“今天没有20点了,对不起。”

在路上



□抵达中蒙边境

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

每天只有23小时,贝加尔湖景最美

由于火车从莫斯科一路向东穿过了5个时区,因此,师生们最奇妙的经历莫过于每天都要把时钟往前拨一个钟头。于是,有人在公共信息栏上调皮地贴上字条——“今天没有20点了,对不起”,更有人“惋惜”地说:“我们每天只有23小时。”

“到了后来,我们都不知道确切时间了,只能大概地说,现在到吃饭时间了。”说起这桩由时差引发的趣事,萨克哈哈大笑起来。

时间出现了混乱,空间的美感却让这群年轻人难以忘怀。桑德瑞说:“每次在餐车吃饭,你都会发现,有人手中拿着刀叉,眼睛却痴痴望着窗外美景,忘记了把饭菜送进嘴里。有的人甚至整天整天地坐在窗前,不忍错过哪怕

一分钟的西伯利亚旷野景致。”当地时间5月19日清晨,列车途经贝加尔湖。此时的贝加尔湖仍在冰下沉睡,远山上的积雪还未融化。随着太阳从地平线升起,天边顿时呈现出五彩霞光。虽然来自“千湖之国”,芬兰青年显然还是被眼前的壮观景象所震慑,庆幸自己早起而没有错过这场美景。后来,他们在网络日志上写下“令人窒息的美”,把这次贝加尔湖日出列为“截至目前旅途中的最大亮点”。

告别贝加尔湖一天之后,列车抵达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。师生们下车进行了“乌兰巴托一日游”。之后,列车于北京时间21日上午9点半,驶抵中国边境城市、

中国动车让人叹,上海世博惹人盼

在北京与清华大学学生进行简短交流后,师生们于22日晚坐动车前往终点站上海。一上动车,车厢内整洁的环境、先进的设施就引起了师生们的阵阵惊叹:“这比欧洲的火车还要好吧!”

许多学生还好奇地向记者打听,上海磁悬浮列车的时速最高可达多少公里,北京到上海的高铁什么时候开通。当听说高铁开通后,从北京到上海只需5个钟头时,他们眼里惊讶的表情似乎在说:“中国是个比‘火车上的阿

尔托’还要不可思议的地方啊!”

快到上海了,师生们对于上海世博会的期待显然也愈加强烈。得知记者每天都在世博园区工作后,一群学生便围上来问个不停。不过,大部分人对于世博会似乎还没有做好功课。当听说有的热门场馆需要排队两三个小时才能进入时,他们睁大眼睛望着记者说:“这样的话,根本不可能在一天之内看完所有展馆啊!”

也有同学在出发前就收集了

许多世博信息,从西班牙到芬兰留学的马德里小伙子何塞就提前规划好了观博路线:“我们27日去参加芬兰馆国家馆日活动,所以芬兰馆肯定有机会看的。中国馆、西班牙馆也一定要去,还有马德里案例馆,那里要展出我们马德里的竹屋。”

说完自己的计划后,憨态可掬的何塞还兴奋地向记者介绍回家乡馆来:“你知道吗,西班牙馆里的‘小米宝宝’是专门为上海世博会设计的哦!”

[记者手记]

在阿尔托大学 它只是“之一”

□晨报世博记者 钟子娟

凌晨1点半,我对米可的采访终于结束。在餐车过夜的人们已是鼾声四起,卧铺车厢的过道上,芬兰小伙子们仍在“对酒成歌”。桑德瑞捧着一壶中国白酒,眼神有些迷离地对我说,大家都睡不着,因为这是最后一个火车之夜。从赫尔辛基到上海,上万公里的火车之旅即将到达终点,不管谁都会激动异常。我突然有些嫉妒他们,可以在年轻时经历这样一桩堪称壮举的事。

有梦想的何止他们?我也曾有过这样那样天马行空的想法。广告词不也说吗?年轻,没有什么不可以!不过,要把梦想化为现实,却并非人人皆能办到。是什么秘诀,让这群看似内向的年轻人在短短半年里,完全凭借自己的努力,把一项需要25万欧元、近乎天方夜谭的项目变成现实?在他们的接触中,我尝试寻找答案。

直接的采访显然得不到回答,因为他们都觉得只是想到了,然后就做了。虽然大部分人第一次听到米可的梦想时,也是大呼“不可思议”,但是,没有人认为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相反,每一个分享了米可梦想的人都积极地出谋划策,与他一起披荆斩棘。建网站、办杂志、游说企业、对话外长……一个分工明晰的团队在很短的时间内组建起来,并朝着目标步步逼近。

毋庸置疑的是,平素积累的经验起了很大作用。他们中的一些人,大学还未毕业就已拥有一到两家公司;又有另一些人,会讲多国语言,有与总统、外长接触的经历。可想而知,当这样一群人,为了一个共同的梦想而聚到一起时,会爆发出多么大的力量。于是,也就无怪乎,每个人都觉得不可思议,每个人都认为志在必得。

列车行驶在苍苍的夜色中,精力过剩的年轻人终于渐渐安静下来,各自睡去。我开始庆幸能与他们相遇,并在最后这段旅程中成为他们的一分子。一觉醒来,列车已开进上海。昨夜的狂欢已然落幕,桑德瑞的一句话却仍然回荡耳旁:“火车上的阿尔托”的确是个很独特的活动,但在阿尔托大学,它只是‘之一’。”